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解读“巴黎综合症”

□王 欢(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巴黎综合症是一些人在法国巴黎工作或度假时发生的一种精神紊乱状态。患者尤其以日本人居多。其症状主要有急性妄想, 幻觉, 迫害感受许多精神病的症状, 并伴有身心表现, 例如头晕, 心动过速, 出汗等。导致巴黎综合症的原因有很多, 本文从跨文化交际角度运用跨文化交际相关理论, 分析阐述巴黎综合症主要是由文化定型和文化冲击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并希望通过加强跨文化交际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

【关键词】巴黎综合症; 跨文化交际; 文化定型; 文化冲击

一、巴黎综合症

巴黎综合症是日本人在法国巴黎工作或度假时发生的一种精神紊乱状态。2004年, 首先注意到的是法国精神病学杂志 *Nervure*。心理学杂志《叶脉》2004年首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而法国《星期日报》则将其称作“巴黎综合症”。

研究显示, 每年有100多名居住在巴黎的日本侨民患上“巴黎综合症”。从巴黎医院接诊的情况来看, 其主要症状有恶心、失眠、抽搐、难以名状的恐惧感、自卑感、蒙羞感以及被迫害妄想症, 甚至是有自杀倾向。每年大约有12名日本游客在访问过巴黎后需要接受一定程度的心理治疗。

截至目前, 日本驻法国大使馆今年已经至少遣返了4名日本游客——其中有2名游客坚信自己所住的饭店房间已被别人窃听, 而且有人正在密谋对她们加以迫害。日本使馆一位官员说, 在过往发生的此类案例中还包括一个确信自己就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男人, 以及一个认定别人正在用微波向自己发起攻击的女人。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人患上“巴黎综合症”呢? 下面本文将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来解读这种奇怪的现象。

二、跨文化交际相关理论

1、文化定型

(1) 概念阐述

定型观念(stereotype)是指一个群体成员对另一群体的简单看法和固有认识, 认为其在态度行为方面具有相似性。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Lippmann在1922年首次在《公共舆论》中提出。斯比尔曼(Spillmann, 1990:25)的定义为: “定型观念”是一些固定的观念, 它们是某一社会群体对周边环境现象和特征的归纳, 旨在对众多混乱的信息进行结构化。例如“日本人都爱吃生鱼片”或是“住在布鲁克林区的人都是穷人”, 诸如此类。

定型从方式上分为自定型(autostereotype)和他定型(heterostereotype)。如中国人认为汉民族是“礼仪之邦”, 是自定型。而中国人认为美国人“开放民主、幽默乐观、勇于创新”, 德国人“刻板, 严谨”则是他定型。从态度取向上来看, 定型又可分为积极的定型(favorable stereotype)和消极的定型(unfavorable stereotype), 它们是指对某一群体所持有的良好的或不好的态度倾向, 这种态度倾向可能建立在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 也可能只是受他人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 如来自道听途说或受传媒的影响。

(2) 形成原因

定型的来源大多是因为个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某个个体或群体所致。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解释了定型的形成原因。Samovar将其纳为三点: (1)受父母、亲戚和朋友的影响; (2)自身交际所得印象; (3)通过媒体获得。文卫平认为定型是在环境影响下形成的, 包括社会化、媒体和从众效应。从个人认知的角度来考察, 定型观念与个人动机、人格特征或个人信息处理能力有关。

2、文化冲击

(1) 概念阐述

文化冲击, 又叫文化震惊, 文化休克, (culture shock), 是指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身处不同文化的国家或不一样的环境中经受的一种困惑, 焦虑的状况。该词在1960年由Kalvero Oberg首先提出, 是指一个人初次进入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

化环境后产生的心理上不适应, 是“由于失去了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 对于对方社会符号不熟悉而产生的深度焦虑症。”

文化冲击可以对跨文化旅游者产生一些正面影响, 如提升自信与自我激励等。但同时也可能对其产生负面影响, 如极度思念家乡, 竭力躲开那些自己不适应的公共场合, 身体不适, 睡眠不安, 甚至精神压抑, 感觉无助, 对他国文化产生敌对情绪等。

(2) 文化冲击的阶段

文化冲击的经历包括几种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研究者尝试去描述这些阶段。Oberg把文化冲击分为四个阶段: 1. 蜜月阶段: 暂住者被自己意识到的差异激起了兴趣, 并对任何事物都感到兴奋。这是发现的阶段, 好奇心和兴趣是行为的主要层面。2. 烦躁和敌视阶段: 意味着一切熟悉信号的分裂。文化的不同导致困惑、孤立和孤单, 新的文化信号被曲解, 可能产生孤僻和抑郁。3. 适应阶段: 新的信号被重新整合, 但即使个人在新文化中发挥作用的能力得到了增长。4. 双重文化阶段: 社会心理和文化的差异被接受和喜爱, 人能够在新旧文化中都发挥作用, 已经达到了在两种文化中如鱼得水。

三、跨文化交际理论分析巴黎综合症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来看, 文化定型和文化休克这两个原因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巴黎综合症”的产生。很多人对巴黎的热爱由来已久, 巴黎吸引人们的是巴黎人优雅的举止、古朴的建筑、精美的法国食物和琳琅满目的奢侈品。在法国28000名日本侨民大多数都生活在巴黎, 而每年有几百万日本人到巴黎旅游。由此可见, 日本人对巴黎和巴黎人有一种积极的文化定型, 对巴黎和巴黎人有着良好的态度倾向, 认为巴黎是浪漫, 时尚, 精致, 美轮美奂的代名词。但是这种态度倾向并不是建立在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 可能只是受他人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 如来自道听途说或受传媒的影响。而这种凭空想象的期望一旦与现实有了实质的接触, 便会产生矛盾, 碰撞, 从而带来冲击, 进入了文化冲击阶段。

来自青年日本协会的贝尔纳·德拉日说: “在日本的商店里, 顾客就是上帝, 而到了巴黎, 售货员们却基本上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你在公交车或地铁里见到的本地人各个显得表情严峻, 同时那些抢包者的存在也会使游客的负面情绪陡然增加。”Oberg认为, “文化冲击是因为我们丧失了所有熟悉的信号和社会交际符号而引起的焦虑所带来的。这些信号包括千百种我们使自己适应日常生活状况的方式”(Oberg, Kalvero, 1960:1)。这些信号可能是说的话, 手势, 表情或习俗, 是在我们成长过程中获得的, 正如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和所接受的信仰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一样(Furnhan和Bochner, 1986:48)。原来熟悉事物的突然丧失, 从而引起孤立和自身价值降低。而之前的文化定型又加剧了这一过程的痛苦和激烈程度, 使其变的更加难以逾越。已经在法国当导游15年的日本籍导游长谷川明说: “我接待的游客经常对巴黎感到格外失望。他们以为巴黎应该很干净, 巴黎人应该很有礼貌、很友好。结果恰恰相反……”法国心理学家赫夫·本阿默(Herve Benhamou, 2006)指出: “心理脆弱的游客可能会失去承受力, 当他们了解的关于这个国家的介绍跟自己所发现的事实不符时, 就会引发危机。”心理学专家约瑟夫·摩玛迪亚(Yousef Mahmoudia, 2006)说: “在这些病人中, 三分之一的人会很快恢复正常心态, 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人会出现精神问题反复发作的现象, 而剩余的人则会变得精神错乱。”“当所有或者大部分熟悉的信号都被移开了。他/她就像离开了水的鱼,

不管多么心胸宽阔或充满美好的愿望,心底的一系列支柱已经倒塌。”(Oberg, 1960: 1)

然而,巴黎人对很多人都不够友好,并不只是针对日本人。但是由于一些日本人对西方的生活方式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到世界各地参观时总是倾向与本国入聚在一起,很少跟当地人接触,所以当真正近距离接触时,文化冲击在所难免。日本家庭在法国定居的组织“我们的日本”的一名成员指出无论日本人去到哪个国家,同样的事情都会发生。对他们来说,其他国家总是意味着文化冲击。

而从文化差异上分析,日本人的集体主义观念是日本移民难以跨越的障碍,当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中时有些不知所措,感到自己被排斥在法国文化之外。根据 Hall (1976) 和 Hofstede (1984) 的文化模型理论,日本文化属于高语境,高集体主义文化,与住在当地的拉丁人举止行为上有明显差别,拉丁人急速频繁的情感及态度上的更变,令接受严谨正式教育的日本人受到较大的文化冲击。加之日本人较之于其他西方国家人而言更加内敛含蓄,在遇到困难和逆境的情况下可能无法正常排解宣泄,导致一些人在文化冲击的烦躁敌对阶段中不能正确调整自身适应新环境,从而造成一系列问题。

当然,一些其他因素,如语言障碍,旅途劳顿,个体差异等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和加剧了发展成巴黎综合症的可能。这些外因或客观原因,加上文化定型和文化冲击这两个内因以及主观原因,相互催化作用,最终导致了巴黎综合症。

四、结论和启示

在运用跨文化交际理论分析了“巴黎综合症”产生的原因后,我们发现其实“巴黎综合症”是在文化差异的前提下,文化定型,文化冲击相互作用后产生的一种负面结果。因此,要想减少巴黎综合症的发生就需要我们客观求实,对其他文化不带有偏见或偏爱等个人情感,掌握跨文化交流所必需的能力知识,如语言和非语言知识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等文化常识,并具备以多种思维方式

和价值观念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适应和融入新的文化。虽然一定程度的文化定型和文化冲击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客观理性的全方位多角度分析问题,并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来尽量减少文化定型和文化冲击对跨文化交际的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应加强跨文化交际能力尤其是实践能力的培养,从而开阔跨文化者的思想、提高跨文化者的适应性,更快更好的适应新文化和新生活,促进人类各民族之间的理解 and 交流。

【参考文献】

- [1] Viala, A. Ota. H. Vacheron. MN, Martin. P. Caroli. F. - "Les Japonais en voyage pathologique à Paris: un modèle original de prise en charge transculturelle". Nervure [J]. - 5 - p. 31-34. 2004.
- [2] Lippmann, W. Public Opinion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2.
- [3] Spillmann, K. R. Abbau von Feindbildern [M]. Bonn: Bonn University, 1990.
- [4] Samovar LA, Porter R. E & Stefani LA.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 北京: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5] 文卫平. 跨文化交际中的定型观念 [J]. 外语教学, 2002(3): 12-18.
- [6] Oberg, K. Cultural Shock: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s [J]. Practical Anthropology, 1960(1).
- [7] Furnham, A. & S. Bochner. Culture Shock: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to Unfamiliar Environments [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6.
- [8] Benhamou, H. 'Paris Syndrome' leaves tourists in shock [OL]. <http://www.msnbc.msn.com/id/15391010/>. 10-23, 2006.
- [9] Laban-mattei, O. 'Paris Syndrome' leaves tourists in shock [OL]. <http://www.msnbc.msn.com/id/15391010/>. 10-23, 2006.
- [10] Hall, E. T. Beyond Culture [M]. New York: Doubleday, 1976.
- [11] 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M].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4.

的原因就是宣传不到位,普及更无从谈起。因此,加大对江西豫章书院文化的宣传推广力度已迫在眉睫。为此,南昌西湖区府也作出部署,提出“以豫章书院(现南昌十八中学)为核心,把书院街打造为文化教育旅游区,让游人感受东书院街浓厚的‘南昌第一书香街坊’氛围”的构想。我们认为,还可以利用电视、报纸、网络、宣传栏等载体全方位地介绍江西豫章书院的历史沿革及文化内涵,这就需要组织专人编写豫章书院文化的宣传资料。同时可以通过举办豫章书院专题的学术会议、学术论坛、文化展览等活动,扩大其影响力,提高其文化品牌的知名度。

第三,把江西豫章书院文化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书院文化研究的基础。没有详尽可信的史料作为支撑,书院文化的研究就只能是隔靴搔痒,人云亦云,很难走向深入。因为,书院研究不能凭空想象,而须考证论证,以史实说话。纵观当今中国书院研究界之现状,尽管论文论著层出不穷,但真正以文献史料作为支撑和佐证的书院研究力作并不多见。因此,要真正把江西豫章书院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做得扎实,就必须在文献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狠下功夫。为此,我们一方面要从南昌地方志中梳理,另一方面也要从豫章罗氏宗谱中探寻,同时还要兼顾历代文人笔记著作。只有尽可能多地搜集到豫章书院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研究才有说服力,才具权威性。

第四,积极拓展豫章书院文化研究的空间,努力开辟学术研究的新的生长点。江西豫章书院文化研究,固然要以豫章书院为核心,但又不能止步于豫章书院文化的研究,而是要从豫章书院文化的研究中发散出来,把豫章书院放在历史的变迁中考察,把豫章书院放在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视域中审视。也就是,不能把豫章书院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来研究,而是要把它置于一个巨大的时空中来观照。由此,豫章书院文化的研究就充满了活力,可以纵横拓展,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获得新

的学术生长点。譬如,我们可以由豫章书院文化的研究进入到江西书院文化的研究,可以由豫章书院文化的研究推进到南昌地方特色文化的研究,可以由豫章书院文化的研究切入到宋明理学乃至江西古代儒学的研究,可以由豫章书院文化的研究转入到当代民办高等教育的研究,还可以由江西豫章书院文化的研究拓展到豫章罗氏的书院情结研究。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立项课题(LS1412)、南昌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LS2013010)、江西艺术规划项目(YG2013018)

【参考文献】

- [1] [清] 许应鏞. 同治南昌府志 [M].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
- [2] 江召棠. 光绪南昌县志 [M]. 南昌学宫, 1919.
- [3] 罗郁尧. 中国豫章罗氏家族渊源谱 [M]. 《中国豫章罗氏家族渊源谱》编委, 1999.
- [4] 何新发. 南昌学府志 [M]. 方志出版社, 2005.
- [5] 胡福星. 豫章书院考评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9(04).
- [6] 陈良学. 闽西罗氏与豫章书院 [J]. 寻根, 2010(01).
- [7] 彭康清. 豫章书院史事考述 [J]. 时代文学, 2010(04).

【作者简介】

苏小丽(1984—),女,江西上饶人,南昌工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学历,主要从事书院文化研究、民族教育研究、文艺理论研究

工作。

胡孝根(1974—),男,安徽桐城人,南昌工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副教授,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书院文化研究工作。

吴学辉(1976—),男,江西余干人,南昌工学院民族教育学院三分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学历,主要从事民族教育研究、书院文化研究、语言文字研究工作。

>>> (上接第520页)